

丘逢甲之忠義與詩才

丘逢甲，字仙根，號倉海，又號仲闕，原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人。祖若父，墾殖臺灣，遂著籍焉。光緒中成進士，以工部主事用，生平以霸才自許，尤工詩，有民族詩人之稱。嘗倡臺灣自立，事雖終敗，而大義已昭著於天下矣。

倉海幼敏慧，讀書過目不忘，六歲能綴韻語，有才子之名。身軀魁偉，見者疑爲武人，稍長，應福州鄉試，中三十一名舉人，明年成進士，殿試列二甲。以無意仕進，乃假歸。先後主講臺中衛文書院，臺南羅山書院，嘉義崇文書院，課藝以外，並勸諸生，閱報章，讀新書，其思想已隨時代俱進矣。

甲午中日戰起，我軍敗績，倉海聞而痛哭，遂捐家資，編練臺民爲義軍，計成募者三十餘營。乙未，馬關和約成。割臺畀日本，乃與士紳奮起謀挽救，上書大府，誓死拒割臺。略謂：割地議和，全臺震驚！自聞警以來，臺民慨輸餉械，無負列聖深仁厚澤，二百年養人心，正士氣，正爲今日之用，何忍一朝棄之？全臺非澎湖之比，臣等桑梓之地，義共存亡，願與撫臣誓死守，若戰而不勝，待臣等死，再言割地，亦可上對列祖，下對兆民。情詞激昂，而書上卒不報，仍飭撤回守官，於是臺民獨立自主之運動，遂以爆發。

清廷不卹臺民之呼籲，命李經芳爲割臺專使，同時，日本亦派遣兵艦，星夜進臺。倉海揮涕語衆曰：「臺灣者，吾臺人之所自有，何可任人私相授受？清廷棄我，我豈可復自棄耶？」遂以臺灣獨立自主，號召於全國，登高一呼，全臺響應，忠義好勇之士，尤爲慷慨！而力贊其說。衆推倉海起草憲法，定臺灣爲民主國，選總統，開議會，立官制，定國徽，民主國家草創就緒矣。

其次爲總統之人選，衆議屬巡撫唐景崧，因其位高望重，爲臺民所歸。惟倉海素知景崧好大言，以之爲高官，則尙可應付，以之創大業，則不足有爲，因此遲疑不決，而卒從衆議，率紳民數萬人詣撫署，上臺灣民主國大總統印於景崧。景崧朝服出，北面受任，卽以撫署爲總統府，電告自主於清廷，並言遙奉正朔，永作屏藩。副總統一席，群以屬倉海，固辭不獲，乃就任，而大權仍操諸景崧也。時黑旗將軍劉永福，方鎮守臺南，尙不明了民主國產生經過，但僅電陳景崧、倉海，願與臺灣共存亡耳。

景崧就任大總統後，對臺北防守，辦法毫無，鎮守臺南之劉永福，深以爲慮，因自請佐臺北，以策萬全，而景崧以與永福夙有齟齬，且其爲人勇悍難馭，遂婉辭以謝，兩人意見，自此更左。倉海憂之，以爲全臺大政，集中臺北，一旦有失，勢必牽動臺南。且景崧爲人，雖自號知兵，而實乏謀略，無永福爲助，終恐不易防守，乃力勸景崧消除成見，引永福爲助，舌敝唇焦，繼之以泣，而景崧依然不納也。倉海喟然嘆曰：「其殆天乎！」厥後景崧坐誤事機，臺北失陷，狼

狼而逃。永福孤處臺南，兵寡餉絀，然猶與日軍相持數月，卒以援絕內渡，而全臺遂亡矣。

倉海於臺灣淪陷後，率民兵竄伏深菁窮谷間，堅持數月，欲據山死守，與臺共存亡。部將某勸諫曰：「臺雖亡，能強祖國，則可復土雪耻，不如內渡也。」倉海從其言，痛哭辭臺，奉親內渡歸原籍。又走京師，陳恢復之策，終不得報，乃返廣州，致力教育，以新思潮及有用之學，啟迪後生，並創辦廣府中學，故嶺南學校之盛，實以此爲先導，而諸生之則身革命黨者，亦受其庇蔭也。

庚子赴南洋各地，考察僑政。歸後任廣東省教育會會長，兩廣學務公所議紳，迨廣東諮議局成立，當選副議長。詎料天奪其年，騎鯨西去。此寧止一時一地之不幸已哉！

倉海工詩，惟早年所作，均已戰亂散失，迨內渡後，始有存稿，約計二千首，弟瑞田爲選刊，題曰「海日樓詩鈔」。「子琮，復輯其關於發揚民族精神者，都三百首，爲「倉海先生詩選」，其離臺詩六首，爲內渡後開篇之首，原註云：「將行矣，草此數章，聊寫積憤，妹倩張君，請珍藏之，十年之後，有心人重若拱璧矣！海東遺民草。」詩云：「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。扁舟去作鷗夷子，回首河山意黯然。虎鬚豹略且收藏，休說承明執戟郎。至竟虬髯成底事，宮中一炬類咸陽。捲土重來未可知，江山亦要偉人持。成名豎子知多少，海上誰來建義旗。從此中原恐陸沉，東周積弱又於今。入山冷眼觀棋局，荆棘銅駝感慨深。英雄退步卽神仙，火氣消除道德篇。我不神仙聊劍俠，仇頭斬盡再昇天。亂世團圓骨肉難，弟兄離別正心酸。奉親且做漁樵

隱，到處名山可掛單。一觸物傷時，淋漓沉痛，國家民族之感，騰躍紙上，故能感人也深。

初由臺返粵，入梅州有七律一首：「悽絕天涯雁叫紛，秋江一棹入斜曛。陰那山色雲中現，蓬萊灘聲雨裏聞。隔嶺樹疑孤塔露，得風帆帶亂峰奔。平生去國懷鄉感，只合江頭醉十分。」歸抵鎮平故居，遊仙人橋兩首：「海外歸來意愴然，石梁重自認秦鞭。一庵斜日墜紅葉，萬嶂秋空開碧蓮。家近洞天宜入道，人經浩劫欲逃禪。松楸古墓粉榆社，早結仙家未了緣。溪轉峰迴石氣陰，懸岩高閣客登臨。虹腰一角連山合，雪乳千年古洞深。入穴人疑營窟世，題橋詩總襍仙心，中年學道時偏早，領略禪香思不禁。」復有天涯七律一首云：「天涯斷雁少書還，夢入虛無縹緲間。劫火餘生易心碎，愁人未老鬢先斑。沒蕃親故淪滄海，歸漢郎官避故山。已分生離同死別，不堪揮淚說臺灣。」其歲暮雜詩有云：「極目寒山落照遲，邊風獵獵捲牙旗。黃犀入貢非今日，白馬馱經異昔時。山海龍呼愁變夏，春秋麟泣戒書夷。千年妖火彌張燄，太息流傳景教碑。」倉海生平，惟志在國家民族之復興，雖夙好吟咏，初非欲爲詩人，迨遭國家大變，義師既敗亡，抑鬱返中土，滿懷憤慨，一腔熱忱，遂發而爲詩，聊以見志，不作詞藻之刻畫，而霸氣可見焉。